

WEISILIKEHUANZHENCANGJI

妖火真菌之毁灭 血的诱惑

卫斯理科幻珍藏集

神秘 惊险 离奇

卫斯理◎著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科幻
经典

WEISILIKEHUANZHENCANGJI

卫斯理科幻珍藏集

卫斯理 著

⑥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卫斯理科幻珍藏集

妖火;真菌之毁灭 / 血的诱惑

- 北京:中国言实出版社,2004.1

ISBN 7-80128-721-5/G·62

I. ①妖…②真…

II. 卫…

III. 科学幻想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8916 号

责任编辑 / 吴 枫

策 划 / 艾 嘉

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2 号 邮政编码 100017)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山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 13 印张 400 千字

2004 年 1 月第一版 2004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定价:36.80 元

(如印装质量不合格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目 录

妖火 1

真菌之毁灭 133

血的诱惑 271

妖 火

第一部 行为怪异的老先生

我从来也未曾到过这样奇怪的一个地方。

到目前为止，所发生的一切，都像是一篇小说，而不像是现实生活中所应该发生的。但是，它却又偏偏在我身上发生了。

我必须从头讲起：那是一个农历年的大除夕。

每年大年三十晚上，我总喜欢花整个下午和晚上的时光，在几条热闹的街道上挤来挤去，看着匆匆忙忙购买年货的人，这比大年初一更能领略到深一层的过年滋味。因为在大年初一，只能领略到欢乐，而在除夕，却还可以看到愁苦。

那一年，我也溜到了天黑，红红绿绿的霓虹灯，令得街头行人的面色，忽红忽绿，十分有趣。而我，则停在一家专售旧瓷器的店家面前，望着橱窗中陈列的各种瓷器。

我已看中了店堂中红木架子上的那一个凸花龙泉胆瓶，那个胆瓶，姿色青莹可爱，而且还在青色之中，带点翠色，使得整个颜色，看起来有着一股春天的生气。我对于瓷器是外行，但是这个瓶，即使是假货，它的本身，也是有其价值的，因此，我决定去将它买下来。

我推门走了进去，可是，我刚一进门，便看到店员已将那个花瓶，从架上小心翼翼地捧了下来。

我心中不禁愣了一愣，暗忖难道那店员竟能看穿我的心意么？

事实上当然不是如此，因为那店员，将这个瓶，捧到了一位老先生的面前。

那老先生将这个瓶小心地敲着、摸着、看着。我因为并不喜欢其他的花瓶，所以，便在那老先生的身边，停了下来，准备那老先生买不成功，我就可以将它买了下来。

那老先生足足看了十多分钟，才抬头道：“哥窑的？”龙泉瓷器，是宋时张姓兄弟的妙作，兄长所制的，在瓷史上，便称为“哥窑”，那位老先生这样问法，显出他是内行。

那店员忙道：“正是！正是，你老好眼光！”

想不到他马屁，倒拍在马脚上，那老先生面色一沉，道：“亏你讲得出口！”一个转身，扶着手杖，便向外走去。

我正希望他买不成功。因为我十分喜欢那个花瓶，因此，我连忙对着发愣的店员道：“伙记，这花瓶多少钱？”那店员还未曾回答，已推门欲出的老先生，忽然转过身来，喝道：“别买！”

我转过身去，他的手杖几乎碰到了我的鼻子！

老年人和小孩子一样，有时不免会有些奇怪的，难以解释的行为。

但是，我却从来也未曾见过一个一身皆是十分有教养的老年人，竟会做出这种怪诞的举动来。一时间，我不禁呆住了难以出声。

正在这时候，一个肥胖的中年人走了出来，满面笑容，道：“老先生，甚么事？”

那老先生“哼”地一声，道：“不成，我不准你们卖这花瓶！”他的话，说得十分认真，一点也没有开玩笑的意味在内。

那胖子的面色，也十分难看，道：“老先生，我们是做生意的——”

我想不到因为买一个花瓶，而会碰上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；正当我要劝那老先生几句的时候，那老头子，突然气呼呼地举起手杖来，向店伙手中的那个花瓶，敲了过去！

在那片刻间，店伙和那胖子两个人，都惊得面无人色。幸而我就在旁边，立即一扬手臂，向那根手杖格去。

“拍”地一声响，老先生的手杖，打在我的手臂上，我自然不觉得甚么疼痛，反而将那柄手杖，格得向上，直飞了起来，“乒乓”一声，打碎了一盏灯。

那胖子满头大汗，喘着气，叫道：“报警！报警！”

我连忙道：“不必了，花瓶又没有坏。”

那胖子面上，犹有余悸，道：“坏了还得了，我只好跳海死给你们看了！”

我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那么严重？这花瓶到底值多少？”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是准备他一说出这花瓶的价钱，便立即将之买下来的，而且付现钞。

那胖子打量了我一眼，说出了一个数目字。

刹时之间，轮到我来尴尬了，那数字之大，实足令我吃了一惊。当然，我不是买不起，但要我以可以买一个尽善尽美游艇的价钱，去买一个花瓶，我却不肯。

我忙道：“噢，原来那么贵。”胖子面色的难看就别提了，冷冷地道：“本来嘛！”我拉了老先生的手臂，从地上拾起手杖，走出了这家店子，拉了老先生转过了街角，背后才不致有如针芒在刺一样地难受。

我停了下来，道：“老先生，幸而你不曾打烂他的花瓶，要不然就麻烦了……”

我只当那老先生会有同感的。因为看那位老先生的情形，可能是千万富翁，但是我还未曾见过一个肯这样用钱的千万富翁。

怎知那老先生却冷冷地道：“打烂了又怎样，大不了赔一个给他，我还有一个，和这个一模一样的，它们原来是一对。”

我越听越觉得奇怪，道：“你说，店里的那个花瓶原来是你的？”老先生“哼”地一声，道：“若不是祖上在龙泉县做过官，谁家中能有那么好的青瓷？”

我一听得他如此说法，心中有一点明白了。

那一定是这位老先生，原来的家境，十分优裕，但是如今却已渐渐中落，以致连心爱的花瓶，也卖给了人家，所以，触景生情，神经才不十分正常。

然而，我继而一想，却又觉得不十分对。因为他刚才说，家中还有一个同样的花瓶，照时价来说，如果将之变卖了，也足可以令他渡过一个十分快乐的晚年了。可能他是另有心事。

我被这个举止奇特的老年人引起了好奇心，笑着问道：“老先生，那你刚才在店中，为甚么要打烂那个花瓶？”

老先生望着街上的车辆行人，道：“我也不明白为甚么——”

老者讲到这里，便突然停止，瞪了我一眼，道：“你是甚么人，我凭甚么要对你讲我的事情？”我笑道：“有时候，相识数十年，未必能成知己，但有缘起来，才一相识，使成莫逆了，我觉得老先生的为人很值得钦佩，所以才冒昧发问的。”

“高帽子”送了过去，对方连连点头，道：“对了，譬如我，就连自己的儿子，也不了解……”

我心中又自作聪明地想道：“原来老头子有一个败家子，所以才这样伤神。”

那老先生道：“我们向前走吧，我还没有请教你的高姓大名啦。”

我和他一齐向前走着，我知道，从每个人的身上，都可能发掘出一段曲折动人的故事来的，但从这位老先生的身上，所发掘出来的事，可能比一般的更其动人，更具曲折。

我听他问起我的姓名，便道：“不敢，小姓卫。”那老先生显然是一个性子很急的人，连忙道：“姓卫？嗯，我听得人说起，你们本家，有一个名叫卫斯理的，十分了得。”

我不禁笑了笑，道：“卫斯理就是我，了得倒只怕未必。”

那老先生立即站住，向我望来，面上突然现出了一种急切的神情来，一伸手，抓住了我的手，我觉得他的手臂，在微微发抖。

我不知道他何以在刹那之间，如此激动，忙道：“老先生，你怎么啦？”

他道：“好！好！我本来正要去找你，却不料就在这里遇上了，巧极，巧极！”

我听了他的话，吓了老大一跳，他的口气，像是要找我报仇，苦于不知我的行踪，但是却恰好狭路相逢一样！我忙道：“老先生，你要找我，有甚么事？”我一面说，一面已经准备运力震脱他的手臂。

老先生忽然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老头子一生没有求过人，所以几次想来见你，都不好意思登门，如今既然遇上了你，那我可得说一说。”

老先生道：“请到舍下长谈如何？”

我松了一口气，心想原来他是有求于我，忙道：“那么，你请说吧。”

今天是年三十晚，本来，我已准备和白素两人，在一起渡过这一晚上的。但是我听出那老先生的语言，十分焦虑，像是除了我以外，没有其他人可以帮助他一样。所以我只是略想了一想，便道：“好的。”

老先生站住了身子，挥了挥手杖，只见一辆“劳司来司”轿车，驶了过来，在他的面前停下，那辆名贵的车子，原来早就跟在我们的后面了。

穿制服的司机，下车打开车门，我看了车牌号码，再打量了那老先生一眼，突然觉得他十分面熟，这是时时在报上不经意地看过的脸孔，我只是略想了一想，道：“原来是先生！”

我这里用“先生”代替当时我对这位老先生的称呼，以后，我用“张海龙”三个字，代表他的姓名。我是不能将他的真姓名照实写出来的，因为这是一个很多人知道的名字。

那老先生点了点头，自负地道：“我以为你早该认出我的。”

我想起刚才竟认为他是家道中落，所以心情不好一事，不禁暗自失笑，他到现在为止，财产之多，只怕连他自己也有一些弄不清

楚！

我们上了车，张海龙在对讲电话中吩咐司机：“到少爷住的地方去！”

司机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一听便可以听出，他语意之中，十分可怖，反问道：“到少爷住的地方去？”张海龙道：“是！”

他“拍”地关掉了对讲电话靠在沙发背上，一言不发。我心中不禁大是奇怪。为甚么司机听说要到“少爷住的地方”去，便感到那么可怕呢？

因为我不但在司机刚才的声音中，听出了他心中的可怖，这时，隔着玻璃望去，司机的面色，也是十分难看，甚至他握住驾驶盘的手指，也在微微发抖！

我向张海龙望去，只见他微微地开上了眼睛，并没有和我谈话的意思。

我决定不去问他，因为我知道，这其间究竟有些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，我是迟早会知道的。

车子向前驶着，十五分钟之后，便已出了市区，到了郊外，又驶了二十分钟，才折进了一条窄空的，仅堪车子通行的小路，这时已经远离市区了，显得沉静到了极点。

在小路上又驶了五分钟，才在一扇大铁门的前面停住，铁门的后面仍是一条路，那天晚上，天气反常，十分潮湿，雾也很浓，前面那条路通到甚么地方去，却是看不十分清楚。

车子在铁门面前，停了下来，司机下了车，张海龙这才睁开了眼睛，在衣袋中摸出了一串钥匙，找出了一柄，道：“去开铁门！”

司机接过了钥匙，道：“老爷……你……”

张海龙挥了手，道：“去开门！”那司机的面色，在车头灯的照耀之下，更是难看之极，他以颤抖的手，接过了钥匙，走到那铁门的面前。

突然之间，只听得“呛琅”一声，那串钥匙，跌到了地上，司机面无人色地跑了回来，道：“铁门上……的锁开……着……开着……”

这时候,我心中的奇怪,也到了极点。

多雾的黑夜,荒凉的郊外,社会知名的富豪,吃惊到面无人色的司机,再加上我自己这个不速之客,但究竟会发生一些甚么事情呢,我却一无所知!

再也没有其他环境,比如今这种情形,更其充满了神秘的气氛的了。

张海龙听了,也像是愣了一愣,道:“拿来。”司机在车子中取出了一具望远镜,交给了张海龙,张海龙凑在眼上,看了一会,喃喃地道:“雾很浓,但好像有灯光,开进去!”

司机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,上前去推开了铁门,拾起了钥匙,回到了车中,驱车进门。而在那一段时间内,张海龙将望远镜递给了我。

我从望远镜中望去,只见前面几株大树之中,一列围墙之内,有着一幢很大的洋房。浓雾掩遮,并看不清楚,但是那洋房之中,却有灯光透出。

车子向前飞驶着,离那洋房越来越近,不必望远镜也可以看得清了,洋房的围墙和墙壁上,全是“爬山虎”,但显然有许久没有人来修剪了。

我实在忍不住这种神秘的气氛,回过头来,道:“张老先生,可是令郎有着神经病,或是其他方面的毛病么?”张海龙却并不回答我。

车子很快地驶进了围墙,在大门口停了下来。

围墙之内,也是野草蔓延,十分荒凉,灯光正从楼下的大厅射出,而且,还有阵阵的音乐声,传了出来。那是舒伯特的小夜曲。

只不过,当我们的车子,停在门口的时候,音乐声便停止了。

张海龙自己打开了车门下了车,我连忙跟在后面,他向石阶上走去,一面以手杖重重地敲着石阶,大声道:“阿娟,是你么?”

直到这时候为止,我对于一切事情,还是毫无头绪,如今,我总算知道了一件事,那便是在这屋中的,是一个女子。

果然，只听得大厅中传来了一个女子的声音，道：“爸爸，是我。”

张海龙向石阶上走去，他刚一到门口，门便打了开来，只见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女郎，正站在门前，她一出现的时候，望着张海龙，面上带着一点怜悯的神色，但是她立即看到了我，一扬头，短发抖了一下，面上却罩上了一层冷霜。

我从他们的称呼中，知道那女郎，便是张海龙的女儿，只听得张海龙道：“阿娟，你怎么来了？”那女郎扶着张海龙，向内走去，道：“我知道你一定要来的，所以先来等你。”

张海龙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你回去，我请了一位卫先生来，有话和他说。”

张小姐回过头来，冷冷地望了我一眼，她的脸上，简直有了敌意，道：“你有甚么事情，可以和外人说，竟不能和女儿说么？”

张海龙摇了摇头，道：“卫先生，莫见怪。”

我就算见怪了，这时候，想赶我也赶不走了，我非弄清事情的究竟不可。

我们进了大厅，大厅中的布置，华丽得有些过份。张海龙请我坐了下来，道：“阿娟，这位是卫先生，卫斯理先生。”

那女郎只是向我点了点头，道：“爸爸，你怎么老是不死心？每年，你都要难过一次，连过一个年，都不能痛快！”

张海龙道：“你不知道，我这次，遇上了卫先生，恐怕有希望了。”

那女郎并没有冷笑出声音来，可是她面上那种不屑的神情，却是令得人十分难堪，一扭身，便走了开去，独自坐在角落的一张沙发上，“刷刷”地翻着一本杂志。当着她父亲的客人，她这样的举动，实在是太没有礼貌了，难道她以为年轻、貌美、家中有钱，便可以连礼貌都不要了么？

我心中对这位千金小姐，十分反感，欠了欠身，道：“张老先生，有甚么事情，你该说了。”

张海龙托着头，又沉默了一会。

张海龙道：“卫先生，你可知道，一个年轻人，留学归来，他不赌、不嫖，没有一切不良的嗜好，但是却在一年之内，用完了他名下两百万美元的存款，又逼得偷窃家中的物件去变卖，那花瓶，就……是给他卖了的！”

我听得张海龙讲出这样的话来，心中不禁又好气，又好笑！

我是当张海龙郑重其事地将我请到了这里来，一定有极其重大的事情。怎知却是为了这样的一件事。他说的，分明是他的儿子。

他说他的儿子不赌不嫖，但如今，有哪一个父亲敢说完全了解自己的儿子？二百万美元存款，自然全在赌嫖中化为水了！

我尽量维持着笑容，站了起来，道：“张先生，对不起得很，对于败家子的心理，我没有研究。”

那女郎忽然昂起头来，道：“你以为我弟弟是败家子么？”

我狠狠地反顶了她一句，道：“小姐，我是你父亲请来的客人，并不是你父亲企业中的职员！”

那女郎站了起来，道：“我弟弟不是败家子，你说他是，那是给我们家庭的侮辱！”我弯了弯腰，冷冷地道：“高贵的小姐，我想，是你们高贵的家庭有了麻烦，令尊才会请我来的！”

那女郎的面色，变得十分难看。

张海龙忙道：“阿娟，你别多说了。”他说着，又转过头来，道：“她比她弟弟早出世半小时，他们是孪生的姊弟。”

我实在不想再耽下去了，连忙道：“张先生，你的家事，我实在无能为力！”张海龙面上肌肉抽搐，眼中竟有了泪花，道：“卫先生，你一定要帮忙，因为他失踪已经三年了！”

我心中震动了一下，一位亿万富翁儿子的失踪，那可能意味着一件重大的罪恶。但是我仍然道：“那你应该去报警，或者找私家侦探。”

张海龙道：“不，我自己并不是没有脑筋的人，我不能解决的

事，私家侦探更不能解决。而我不想报警，因为亲友只当他在美国的一个实验室中工作，不知他已失踪了。”

我感到事情十分滑稽，道：“你可是要我找回令郎来？”

张海龙紧紧地握着手杖，道：“那自然最好，但是我希望至少弄明白，他从美国留学回来之后，究竟做了些甚么事，和为甚么会失踪的！”

我耸了耸肩，道：“连你也不知道，我又怎么会知道呢？”

张海龙道：“这就是我要借重你的地方，你跟我来，我给你看一处地方，和一些东西，一路上我再和你约略地讲他的为人。”

我又开始发现，事情不像我想像地那样简单。

我想了一想，便道：“好。”那女郎则道：“你决定将我们家中的秘密，弟弟的秘密，暴露在外人的面前么？”

张海龙的神情，十分激动，道：“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，这是秘密。但是我相信事情弄明白了之后，小龙的一切作为，对我们张家来说，一定会带来荣誉，而不是耻辱，终将使所有外人，知道事情的真相。”

那女郎不再说甚么，道：“要不要我一齐去？”

张海龙道：“不用了。”

那女郎又在那张沙发上坐了下来，在坐下之前，再向我瞪了一眼。显然地，这位美丽的女郎，对我的出现，表现了极度的厌恶。

我不去理会她，和张海龙两人，出了大厅，绕过了这幢大洋房，到了后园。在后园，有着一个方形的水泥建筑物，像是仓库一样，铁门上有锁锁着。

张海龙摸索着钥匙，道：“小龙是一个好青年，因为他一年三百六十天，连睡觉都在里面睡的，他可以成为一个极有前途的科学家的！”

我向那门一指，道：“这是甚么所在？”

张海龙道：“这是他的实验室。”我又问道：“他是学甚么的？”张海龙道：“他是学生物的。”我正想再问下去，突然，我听得出那扇铁

门之中，传来了一阵沉闷的吼声。

我一听得那吼声，全身尽皆一震，不由自主，向后退出了两步。

有一个时期，我十分喜欢狩猎，在南美森林中，渡过一个时期。

而刚才，从张小龙的“实验室”中传出的一阵吼声，虽然像是隔着许多障碍，而听不真切。但是我却可以辨认出，那是美洲黑豹特有的吼叫声！美洲黑豹是兽中之王的王，那简直是黑色的幽灵，在森林之中，来去无声，任何凶狠的土人，高明的猎人，提起了都会为之色变的。

而在这里，居然能够听到美洲黑豹的吼声，这实是不可思议的怪事！

霎时之间，我不知想起了多少可能来，我甚至想及，张海龙可能是一个严重的心理变态者，他编造了故事，将我引来这里，是为了要将我喂那美洲黑豹！

看张海龙时，他却像是未曾听得那阵吼声一样，正将钥匙，插入锁孔之中。

我连忙踏前了一步，一伸手，已经将张海龙的手腕握住。当时，因为我的心中甚是有气，所以用了几分力道，张海龙虽然是一个十分硬朗的老人，但是他却也禁不住我用了两分力量的一握。

他手中的钥匙，“当”地跌到了地上，他也回过头来，以极其错愕的神情望着我，他的额角上虽已渗出了汗珠，但是他却并不出声——他真是一个倔强已极的老人，当时我心中这样想着。我和他对望片刻，才道：“张先生，这究竟是甚么意思？”

张海龙道：“请……请你放手。”

我耸了耸肩，松开了手，道：“好，那你得照实说，你究竟是甚么意思。”

张海龙搓揉着他刚才曾被我紧握过的手腕，道：“卫先生，这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，刚才在屋中、我已经和你大概说过了，我要带你到这里面看一看的目的，便是——”

我一听得张海龙讲话，如此不着边际，心中更是不快，不等他

讲完，道：“张先上，刚才从那门内传出来的那一下吼声，你有没有听到？”

张海龙点头道：“自然听到的。”

我的声音，冷峻到了极点，道：“你可知道，那是甚么动物所发出的？”张海龙的语音，却并不显得特别，道：“当然知道啦，那是一头美洲黑豹。”

我立即道：“你将我带到一个有着美洲黑豹的地窖中，那是甚么意思？”张海龙又呆了一呆，突然“哈哈”大笑起来！

我倒给他的笑声，弄得有一点不好意思起来，张海龙笑了一会，拍了拍我的肩头，道：“名不虚传，果然十分机警，但是你却误会我了，我对你又怎会有恶意？这一头黑豹，是世界上最奇怪的豹，它是吃素的，正确地说，是吃草的。”

我以最奇怪的眼光望着张海龙。这种眼光，倒像是张海龙并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头怪物——一头吃草的黑豹！

天下还有甚么事情比这句话滑稽的么？

不必亲眼看到过黑豹这种动物如何残杀生灵的人，也可以知道，美洲黑豹是世界上最残忍的食肉兽之一。说美洲黑豹能够食草为生，那等于说所有的鱼要在陆地上生活一样的无稽。而讲这种话的人，神经一定也不十分正常的了。

大年三十晚上，和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在一起，我感到有立即离开的必要了。因此，我不再和张海龙辩驳下去，只是笑了笑，道：“好，张先生，对不起得很，我真的要告辞了。”

张海龙道：“卫先生，你如果真的要告辞了，我自然也不便多留。”

他讲到这里，顿了一顿，直视着我，又道：“但是，卫先生，我可以以我的名誉向你保证，我对你说过的，都是实话。”

我本来，已经下定了决心要离开这里的了。

但是我一听得这句话，心中却又不禁犹豫了起来。

我上面已经说过，张海龙乃是在这个社会，极有名誉地位的

人，他实在没有必要来和我开玩笑。而像他这样一个倔强固执的人，一定将本身的名誉看得极其重要，更不会轻易地以名誉来保证一件事的！

我苦笑了一下，摊了摊手，道：“好，吃草的美洲黑豹，好，你开门吧，我倒要看一看。”

张海龙俯身，拾起了钥匙，又插入了锁孔之中，转了一转，“拍”地一声，锁已打开，他伸手将门推了开来，我立即踏前一步，向门内看去。

门内是一级一级的石级，向地下通去。那情形，倒不像是甚么实验室，而像是极秘密的地库一样。我望了望张海龙，道：“令郎为甚么要将实验室建造成为这个样子？”

张海龙答道：“这个实验室，是他还未曾回到香港之前，便托人带了图样前来，要我照图样建造的，我也不知他是甚么意思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心中暗忖，如果张小龙是学原子物理，或是最新的尖端科学的话，那么这件事的背后，可能还隐藏着极大的政治阴谋。但是，张小龙却是学生物的，难道他竟在这间地下室中，培植可以致全人类于死亡的细菌么？

老实说，到这时候为止，我的心中，还是充满了疑惑，难以自解。

我跟在张海龙的后面，沿着石级，向下一级一级地走去，不一会，便到了尽头，尽头处又是一扇门。

这一扇门的构造，和普通的门，截然不同，一般来说，只有保险库，或是在潜艇之中，原子反应堆的建筑物，或是极度机密的所在，才有人用这样的门的。这种门，一看便知道，绝不能由外面打开的。

我心中虽然更增疑惑，但是我却索性不再多问张海龙。

只见张海龙伸手，在一个按钮之上，按了两下，隐隐听得门内，传来了一阵铃声。

我实在忍不住了，道：“张先生，里面还有人么？”